

唯物論的 歷史觀

普列漢諾夫著

人民出版社

B03
32

唯物論的 歷史觀

普列漢諾夫著

晏成書譯

王太慶校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京 0916
的歷史觀

者：普 列 漢 諾 夫
者：晏 成 書
者：王 太 慶
反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印者：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行者：新 華 書 店
刊者：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定價：0.00 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書：5.00—14,000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重印三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批評拉布利奧拉的「論唯物論的歷史觀」，並駁斥民粹派和主觀主義者的看法，指出所謂「經濟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區別。

G. V. Plekhanov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6

本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英文版轉譯。

（評「論唯物論的歷史觀」，羅馬大學教授安東尼奧·拉布利奧拉（Antonio Labriola）著，蘇瑞爾（G. Sorel）序，一八九七年巴黎出版）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提起這位羅馬教授底著作來是帶有不少成見的，因為我們領教過他底某些同國人底一些作品——例如羅利亞（A. Loria）底（特別請參看他底「政治組織底經濟原理」——，覺得寧可小心一點爲是。但是細讀開頭數頁之後，就足够使我們相信那個想法是錯了，羅利亞是一回事，安東尼奧·拉布利奧拉是另一回事。當我們讀到這本書的結尾時，我們感覺到很願意和俄國讀者一論此書。我們希望讀者不會對我們感到厭煩。因爲，畢竟是——

「不平凡的書如此稀少！」

拉布利奧拉底書最初以意大利文刊出。法文譯本相當拙劣，有些地方完全不妥。雖然我們並沒有意大利文原本在面前，也敢於毫不猶豫地這樣說。不過意大利文的作者是不能替法文的譯者負責的。然而即令在這個拙劣的法文譯本中，拉布利奧拉底那些觀念，無論如何還是相當清楚的。讓我們現在就來研究研究這些觀念。

我們知道，卡列葉夫●先生是非常熱心讀書的，同時也最擅於歪曲每一個與唯物史觀稍微有點關係的作品。他或許會將我們底作者列入「經濟唯物論者」這一個門類之中。可是這就錯了。拉布利奧拉堅定地、相當徹底地堅持着唯物論的歷史觀；但是他並不把自己看作一個「經濟唯物論者」。他認為這個頭銜用於羅吉爾斯（Thorold Rogers）之類的作家，較之用於他自己以及那些思想與他類似的人更為恰當。這一點初看之下可能不太明顯，但是這是完全正確的。

問一問任何一個民粹派或主觀主義者，經濟唯物論者是什麼，他的回答將是：經濟唯物論者就是主張經濟因素是社會生活中的主要因素的人。這就是我們底民粹派和主觀主義者們對於經濟唯物論的了解。我們必須承認，確實有許多人認為經濟「因素」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曾經一再地指出，路易·布朗●早在某些俄國門徒底某位大師●之前，就已經道出了這個因素底首要性。可是有一件事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這位可敬的主觀主義社

●卡列葉夫（N. I. Kareyev，一八五〇——一九三一年），俄國唯心論的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激烈反對者。

●米哈依洛夫斯基（N. K. Mikhailovskiy，一八四二——一九〇四年），著名的民粹派理論家，也是社會學中「主觀方法」的代表人物。按照他的社會發展理論，歷史的進行主要地是為「批判地思維的個人」——即知識分子——所領導和發展的。

●路易·布朗（Louis Blanc，一八一——一八八二年），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

●「大師」（即馬克思）、「門徒」（即馬克思的信徒）、「俄國門徒」（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或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是革命以前俄國合法發表的文獻中習用的名詞，用以逃避審查者的注意。為了同樣的緣故，馬克思有時也被稱為「著名的德國經濟學家」或「資本論」的作者，恩格斯則被稱為「著名的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被稱為「論俄羅斯文學中的果戈理時代」一書的作者，或「米爾政治經濟學註釋」的作者。

會學家要挑出路易·布朗來呢？他應該已經知道，在這一方面，路易·布朗是有許多前輩的。基佐、米涅、奧居斯旦·迭利和多格維爾^①全都認為經濟「因素」是首要的，至少在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中是首要的。因此，這些歷史家都是經濟唯物論者。在我們今日，前面提到的羅吉爾斯在他底「經濟史觀」一書中也曾自承為一個深信不疑的經濟唯物論者；他也曾認識到經濟「因素」的首要性。自然，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羅吉爾斯底社會政治觀點和路易·布朗那一類人一模一樣。羅吉爾斯抱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路易·布朗則曾經一度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假使你問羅吉爾斯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觀感如何，他說，這個制度是建立在人性底那些基本屬性之上的，因此它底發生史就是逐漸撤除那些曾經一度妨礙過、甚至完全阻止過此等屬性發揚的障礙物的歷史。相反地，路易·布朗會宣稱，資本主義本身就是由無知和暴力所樹立起來的一種障礙物，它阻礙着我們創立一個最後可與人性真正和諧的經濟制度。這兩種看法，大家都看得出來，是有着着實質的區別的。誰比較接近真理一點呢？坦白說來，我們認為這兩位作者離開真理幾乎是同樣地遙遠，不過在此處我們既沒有願望也沒有機會來詳細討論這一點。目前，對於我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要請求讀者注意，在路易·布朗和羅吉爾斯兩人的意見

● 基佐 (Guizot)、米涅 (Mignet)、奧·迭利 (A. Thierry)、多格維爾 (Toqueville) 都是法國復辟時代 (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 的資產階級歷史家。他們所說的階級鬥爭只是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並不會認識到資產階級社會本身中的任何階級鬥爭。他們認為歷史由「經濟因素」所支配，但是又以後者為人類心靈的一個函數，因此事實上是道地的唯心論者。

裏，那個在社會生活中佔首要地位的經濟因素本身，乃是人性底一個函數——像數學家們所說的那樣——，而且主要的是人底心靈和人底知識底函數。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家們，應該也是這樣想的。抱這種看法的人，雖則肯定經濟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佔首要地位，却又深信這個因素——亦即社會底經濟——是人類知識和觀念底產物，那末，我們將對他們底歷史觀點給予一個什麼名目呢？這樣的觀點只能稱之爲唯心論的。這樣，我們就發現了經濟唯物論並不一定排斥歷史唯心論。然而我們說它並不一定排斥唯心論還是不十分精確的，我們應該說：它也許不外乎是一種變相的唯心論，直到現在爲止，這種說法大都只不過是一種唯心論底變相。這樣一來，爲什麼拉布利奧拉之類的人拒絕稱自己爲經濟唯物論者就很清楚了：這是因爲他們乃是徹底的唯物論者，並且因爲在歷史方面，他們的看法與歷史唯心論正好相反。

二

庫德林●先生也許會告訴我們說：「然而，你們具有爲許多門徒們所共有的習慣，是在憑藉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辭論，玩弄着字句，迷亂人的耳目，大耍其魔術。照你們說來，經濟唯物論者就是唯心論者。可是這樣一來，你教我們把真正的、徹底的唯物論者了解成什麼東西呢？他們難道否認經濟因素底首要性嗎？他們難道相信還有一些別的因素與這個因素並駕齊驅地在歷史中起

作用，而認為我們研究其中那個因素佔首要地位乃是徒勞無功的嗎？如果真正的、徹底的唯物論者們真是厭惡到處妄引經濟因素，那我們只有慶賀他們。」

我們給庫德林先生的回答是：確實不錯，真正的、徹底的唯物論者的確厭惡到處妄引經濟因素。不但如此，就是問他們哪一個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佔首要地位，在他們看來也是不得要領的。不過庫德林先生且慢點兒高興。真正徹底的唯物論者們之達到這個信念，並不是受了民粹派和主觀派先生底影響。這些先生們對於經濟因素底首要性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只不過是引起真正徹底的唯物論者們底喜樂而已。不僅如此，我們底朋友民粹派和主觀派們底反對意見還有點兒失之過晚。追問哪種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佔首要地位，這個看法，早在黑格爾底時代已經顯然是不適當的了。黑格爾的唯心論就會經杜絕了此等研究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更爲近代辯證唯物論所排除。自從「對批判性的批判的批判」一書問世以來，尤其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以來，只有缺乏理論修養的人們，才會對各種歷史社會因素底相對重要性有所爭辯。我們很明白庫德林先生並不是唯一將要對此感覺驚異的人，所以我們急圖加以說明。

歷史社會因素是些什麼東西？關乎此等因素的觀念是怎樣發生的？

讓我們舉一個例來說明。革拉古弟兄（Gracchi，公元前二世紀羅馬政治家，同情平民，削弱

● 「對批判性的批判的批判」（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馬克思著，一八四五年出版於邁因河上的弗朗克福，全名爲「神聖的家族，或對批判性的批判的批判，反對勃魯諾·鮑威爾及其夥伴」。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序文，一八五九年柏林版，其中包括了歷史唯物論理論底簡單說明。

貴族，但遭失敗。——中譯者）企圖制止富有的羅馬人侵佔公地那個致羅馬於死命的進程。富有的羅馬人起而反抗革拉古弟兄。跟着是一場鬥爭。鬥爭底雙方都熱切地追逐着自己底目標。假使我要描述這一場鬥爭，可能將它寫成一場人類激情的鬥爭。這樣，激情就好像是羅馬內部歷史中的那些「因素」了。可是在這場鬥爭之中，革拉古弟兄和他們底敵人們雙方都利用了羅馬公法所供給的武器。當然，我在我的敘述中是不會不提這一點的，這樣羅馬公法就似乎也是羅馬共和國內部發展中的一個因素了。此外，反對革拉古弟兄的人們對於延續一項根深柢固的弊端是有物質利益的，支持革拉古弟兄的人們則於破除此等弊端有物質利益。這種情況，我也要提到。結果我所描述的這場鬥爭看來似乎成了一種物質利益的衝突，成了一種階級之間的衝突，一種窮人與富人的衝突。於是我又得到了第三個因素，而且這一次所得到的是一切因素中最有趣味的一個：著名的經濟因素。親愛的讀者，假使你有時間有興致的話，你可以盡量討論羅馬內部發展中究竟哪一個因素佔首要地位，高居其他因素之上；由於這個道理，你是可以在我底歷史敘述中找到足夠的資料來支持任何一個你所喜愛的意見的。

至於我自己，只要我還守着單純敘述者的身份，我是不會在因素上面多費心思的。因素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我是並不關心的。就作爲一個敘述者而言，我底唯一工作乃是以盡可能準確生動的方式描述那些已知的事件。爲了這個目的，我必得在此等事件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繫——那怕只是外表的聯繫——，同時把它們依某種透視法安排起來。如果我提出那些激動敵對派別雙方的激情，或者提出那當時羅馬所通行的憲法體制，或者更提出實際上的財富不均的話，我所以如此作，

唯一的目的是給那些事件作出一個連貫而生動的敘述。如果我達到了這個目的，我就會十分滿足了；至於究竟是激情重於經濟，或是經濟重於激情，或者竟是沒有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重要，而是每一個「因素」都遵從着這麼一個金科玉律：「並行而不悖」，這個問題，我是漠不關心地讓給哲學家們去決定的。

只要我守着一個單純敘述者的身份，完全沒有好作「惡作劇的思辨」的習性，那末一切將如上述。可是假如我不守這個身份，而開始對我所敘述的這些事件進行哲理的推究，又將如何呢？那樣我就不會滿意於事件之間的一個僅屬外表的聯繫了；我將要揭露出它們的那些內在原因。我以前幾乎僅僅聽從着藝術的本能，着重一些因素——譬如人類底激情、公法與經濟之類——，予以突出地位；現在在我的眼中，這一些因素將要獲得一個新的巨大的重要性。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將是那些所要尋找的內在原因，將是那些「潛伏的力量」，一切事件都受此等「潛伏的力量」影響。我將要創立一個關於因素的理論。

的確確，凡是對於社會現象有興趣的人，每當由單純地觀照與描述現象進而研究現象之間所存在的聯繫時，都一定要作出某一種因素理論來的。

此外，因素論是隨着社會科學分工底發展而發展的。社會科學底一切部門——倫理學、政治學、法理學、政治經濟學等——主要地是研究同一個東西：「社會人」底活動。不過每一門都是從它自己底特殊角度來研究。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會說，其中的每一門都「控制着」一根特殊的「和絃」。每一根「和絃」都可以認作是社會發展底一個因素。並且，事實上我們現在可以計算得出來，

在社會科學中有多少「學科」，就幾乎有多少種因素。

我們希望：歷史社會因素底意義如何，以及此等因素底觀念如何產生，這兩個問題現在可以搞清楚。

一個歷史社會因素乃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對於它的觀念，乃是由抽象作用產生出來的。由於抽象作用，社會複合體底各個不同方面才採取了各別的範疇底形式，「社會人」底活動底各種表現——如道德、法律、經濟形式等——在我們心中才轉化為一些個別的力量；這些力量，似乎引起了這種活動，決定了這種活動，而為這種活動底根本原因。

一旦正式出現了因素論，哪一個因素最首要的爭論就一定會發生了。

三

「因素」之間具有相互作用：每一個因素都影響其他諸因素，反過來也都受其他諸因素影響。結果形成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網，網中間遍佈着各種相互影響、直接作用以及反射的反作用。不管是誰，若是企圖弄清楚社會發展的過程，是要開始感覺頭暈的，同時也要經驗到有一種不可克服的需要，勢必非找出一個頭緒來不可，至少要找出一個綫索來引導他走出這座迷宮。痛苦的經驗既然已經教訓了他，使他知道了相互作用的想法只有使他昏眩，他開始去尋找另一個觀點：企圖簡化他底工作。他追問他自己：在歷史社會因素之中，是否並沒有一個因素是其餘一切因素底基本原因。如果他能够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底工作的確會簡化到不知多少倍。我們現在姑且假定他達到

了一個信念，任何國家底一切社會關係底發生與發展，都爲理智發展的過程所決定，而理智發展的過程本身又爲人性中的各種屬性所決定（唯心論的觀點）。如果這樣的話，他就會很容易地避免了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創造出一種多多少少和諧一致的社會發展理論。以後，他也許會發現自己弄錯了，知道人底理智發展並不能當作一切社會運動底基本原因，這乃是進一步研究底結果。他承認了自己底錯誤，也許會同時發覺他那個理智因素重於一切的一時信念對於他畢竟有一點用處，因爲如果沒有這個信念，他決不會逃出交互作用的死胡同，不會對社會現象有進一步的理解。

有些人試圖在歷史社會因素之間建立起某種層次，非難這種嘗試也是不公平的。因素論本身底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同樣情形，這一些嘗試在當時也是不能免的。拉布利奧拉曾經比任何其他唯物論作家對此理論作過更詳盡、更完善的分析，他說得非常中肯：「歷史因素表示着一個東西，這東西比真理差得遠，但是比單純的錯誤却高明得多。」因素論對於科學的改進，也曾有過它底小小貢獻。「對於歷史社會因素的個別研究，和任何其他不超出事物表面運動範圍的經驗研究一樣，足以改進觀察底方法，容許我們在那些曾被入爲地抽象過的事實本身中，重新尋獲結合諸因素爲一社會複合體的拱心石。」今天如果有人想摹擬出人類過去生活中的任何一個部分，特殊的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他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語言學，歷史科學就不會有大的進步。那些偏頗的羅馬教徒——他們相信羅馬法爲理性本身所制定——對科學所作的工作難道是微末的嗎？

不過因素論雖則在當時可以是合法的、有用的，在今天却經不住批判底燭照。它肢解了「社會人」底活動，將活動底各個不同的方面與表現轉化爲一些個別的力量，而假定這些力量決定着

社會底歷史運動。在社會科學底發展中，這個理論所佔的地位，正與「個別物理力底理論」在自然科學中所佔的地位相類似。自然科學底進步，已經達到了統一。這些力的理論，已經達到了「能底理論」。正好是同樣情形，社會科學底進步，也一定要達到一個地步，以社會生活底綜合觀點來代替社會分析底結果——因素論——的。

社會生活底綜合觀點並不是近代辯證唯物論所特有的東西。我們在黑格爾底學說中就已經發現了這個看法。黑格爾認為人們底工作就是將整個社會過渡之全體尋找出一個科學的解釋。全體的意思就是說，除了另外一些東西之外，還包括着「社會人」底活動底一切方面和表現在內，這些方面與表現，愛作抽象思維的人們是會歸攝成個體因素的。但是，黑格爾是一個「絕對唯心論者」，他以「宇宙精神」底屬性來解釋「社會人」底活動。給定了這些屬性，人類底整個歷史也就自在（*an sich*），是一個德國古典哲學的專門術語，意思是「別無條件地」或「絕對地」。——中譯者）給定了，歷史底最後結果也是這樣。黑格爾底綜合觀點，同時也是一個目的論的觀點。近代辯證唯物論則從社會科學中徹底清除了目的論。

人創造他底歷史並不是爲了沿着一個預定的路綫前進，也不是因爲他必須服從某種抽象的（拉布利奧拉稱之爲形而上的）進化律，這是已經證明了的。人這樣做是努力滿足他自己底需要，至於滿足這些需要的各種方式如何影響人類底社會關係與精神活動，是要科學來說明的。

「社會人」用以滿足其需要的那些方法，以及廣泛說來這些需要本身，是由人用來在某種程度上征服自然的工具底性質所決定的；換句話說，是由人底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生產力狀況底

每一個主要變化，都反映在人底社會關係中，因而也反映在作爲這些社會關係底一部分的人類經濟關係中。各種各類的唯心論者都主張經濟關係是人性底函數；辯證唯物論者則認爲這些關係是社會生產力底函數。

因之，辯證唯物論者如果認爲除了把社會發展因素當作一些過時的幻想加以批判之外，還可以爲着別的目的來談談這些因素的話，他們首先必須對所謂經濟唯物論者進行譴責，因爲經濟唯物論者們底「首要」因素是變幻不定的，近代唯物論者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唯一合乎人性的經濟體系，而一切其他社會經濟體系都是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人性的結果。近代唯物論者告訴人：任何一種經濟體系，只要合乎一定時間內的生產力情況，就是合乎人性。總之，任何一個經濟體系，一旦與生產力底情況發生矛盾，就立刻開始與人性底要求相抵觸，這樣我們發現所謂「首要」因素本身就從屬於另一個「因素」。既然如此，它如何能當「首要」之稱呢？

如果情形如此，顯然有一個真實的距離，把辯證唯物論者與那些不乏理由可稱之爲經濟唯物論者的人們分開。卡列葉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克利文可等諸位先生和另一些聰穎飽學之士，不久以前曾經極其猛烈然而不很適當地大啓覺端，對一位不很可人的老師底那些全不可人的門徒們大肆攻擊；這些門徒們是屬於哪一派的呢？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這些「門徒」們是堅守着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的。那末，爲什麼卡列葉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克利文可等諸位先生和另一些聰穎

飽學之士硬要把經濟唯物論的觀點強加在他們頭上，認定他們過分重視經濟因素，因而加以怒斥呢？我們可以推測得出，這些聰穎飽學之士之所以如此做，乃是因為業已壽終正寢的經濟唯物論者底論證比辯證唯物論者底論證容易駁倒之故。其次，我們還可以推測得到，門徒們底那些飽學的敵手對於辯證唯物論者底觀點是了解得很不夠的。事實上，這個推測倒是一個比較近似的推測。

也許有人反對這個看法，認為「門徒」們自己就曾經有時採用過經濟唯物論者的名字，並且「經濟唯物論」這個名目就是一個法國「門徒」●首先倡用的。的確不錯。不過無論是法國門徒也好，俄國門徒也好，都沒有像我們底民粹派和主觀派所了解的那樣了解過「經濟唯物論」這個名詞。我們只消回憶一下，在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底意見中，路易·布朗與朱可夫斯基●先生和我們今日擁護唯物史觀的人們同樣都是「經濟唯物論者」。這真是觀念混淆到無以復加。

四

辯證唯物論●將目的論從社會科學中徹底清除了出去，以「社會人」底需要，並以流行於一定時間內的滿足此等需要的手段與方法，來解釋「社會人」底活動，所以辯證唯物論是第一次給與社會科學以「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它底姊妹——自然科學——向它頻頻誇耀的。我們

●「法國門徒」，指的是拉發格 (Paul Lafargue)。拉發格有一本小冊子題名「卡爾·馬克思底經濟唯物論」。

●朱可夫斯基 (Y. G. Zhukovsky, 1822—1907年)，俄國經濟學家。他曾經在一篇題作「卡爾·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的論文中，企圖駁倒馬克思的學說。

●拉布利奧拉稱之為歷史唯物論——一個從恩格斯借來的名詞。(著者註)

可以說，社會科學本身正在變成一種自然科學，正如拉布利奧拉說得好，變成「我們底自然主義歷史學說」(notre doctrine naturaliste d'histoire)。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將生物學範圍與社會科學範圍混而爲一。拉布利奧拉是「政治的和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底一個激烈反對者，這個主義「許多年來曾經像傳染病一樣侵入了不止一個思想家底心靈，尤其是提倡與宣揚社會學的人們底心靈」；而且像一個時髦習慣似的，甚至影響到了政治活動家們底語言。

人無疑是一個由親緣關係與其他動物相聯繫的動物。在種源上他並沒有特權；他底機體只不過是普通生理學上的一個特例。最初，他是和其他一切動物一樣的，完全處於自然環境底支配之下，自然環境還不會受制於他底改造活動；他在生存鬥爭之中，不得不去適應環境。依拉布利奧拉看來，各個種族底身體形態彼此不同——譬如，有白種、黑種和黃種——，若僅就這一點去看，姑不提及那些次要的歷史社會構成物——亦即國家與民族——，那末，種族就是此等對於自然環境的（直接的）適應所造成的結果。社交活動底原始本能，以及性淘汰底初步跡象，同樣都是生存競爭中適應自然環境所引起的後果。

但是我們對於「原始人」所存的那些觀念，都只不過是一些推測。一切今日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以及一切過去曾爲權威學者所觀察到的人，我們業已知道，是跟人開始不復過純粹動物生活的時候已經有很長一段距離了。例如伊洛魁族的印地安人及其母族——摩爾根——所研究描述過

● 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一八一八——一八八一年)，美國人種學者。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就是根據摩爾根底「古代社會」和其他原始社會研究材料進行分析作成的。